

提问者祝勇

——知识分子访谈录

祝勇 著

花城出版社

在历史线索中确定城市的定位——张开济访谈录
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——黄永玉访谈录

“新文人”的必然空间——李辉访谈录
通往民间的道路——刘心武访谈录
寻找远去的家园——李玉祥访谈录
未曾消失的险途——王若水访谈录
鲁迅：在被膜拜与被亵渎之间——冷冰川访谈录
限制中的自由——孙郁访谈录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——王若水访谈录
不仅美学，而且科学——徐城北访谈录

提问者祝勇

——知识分子访谈录

祝勇著

在历史线索中确定城市的定位——张开济访谈录
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——黄永玉访谈录

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——王康访谈录
而且科学——孙郁访谈录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提问者祝勇:知识分子访谈录

祝勇著.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5360-4121-7

I. 提 ...

II. 祝 ...

III. 文艺评论 - 文集

IV. I06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3303 号

责任编辑:海 帆

技术编辑:薛伟民

装帧设计:张志伟 郝 旭 钟 嵘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

(南海桂城叠南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 1 插页

字 数 20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121-7/I·3331

定 价 1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一点说明

北京的一家报纸曾经邀我主持一个栏目，叫《学者访谈录》。这个栏目在多年前曾在这家报纸上出现过，主持人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位知识分子，后来因故中断。我的命运比她更糟，尚未开始就胎死腹中。不知因什么“故”，这些访谈在那家报纸上一篇也没刊出。

但我应感谢那位苦心的编辑。在专栏被“枪毙”之后，我反而开始有意识地做这件事。这个时候，人物访谈正呈现火爆之势，取代当年那位知识分子的，是大小“明”星们，在荧屏上与学术泰斗，或者历史名人频频过招。招架不住的，我看倒是那些学者。但我们不应否认这类谈话对于文本的补充作用。看似松散的谈话，有助于我们跨越文本的界限，了解一个人的真实思想。

我的谈话对象全是朋友，平日的谈话中就会涉及一些问题，很精彩，只言片语，不适宜写成文章，任它们烟消云散，又未免可惜。有意识地作些录音整理，或许有些价值。这是促成我完成这件麻烦事的主要动机。充闾先生说“对话体”是最早出现的学术语体，这样的历史眼光，不是我能具备，也非这本小册所能完成。为在时间中一闪即逝的语词留下一份物证，也许并非一件无聊的举动。

本书中的对话在《羊城晚报》和《鸭绿江》杂志等报刊连续刊登过。感谢熊育群，感谢刘元举。祝勇。二〇〇三年四月十日识。

提问者祝勇

知识分子访谈录

目
录

一点说明 1

在历史线索中确定城市的定位 1

——张开济访谈录

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21

——黄永玉访谈录

通往民间的道路 57

——高莽访谈录
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81

——王充闾访谈录

『新文人』的必然空间 107

——刘心武访谈录

不仅美学，而且科学 125

——徐城北访谈录

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151

——李辉访谈录

鲁迅：在被膜拜与被亵渎之间 181

——孙郁访谈录

寻找远去的家园 199

——李玉祥访谈录

限制中的自由 2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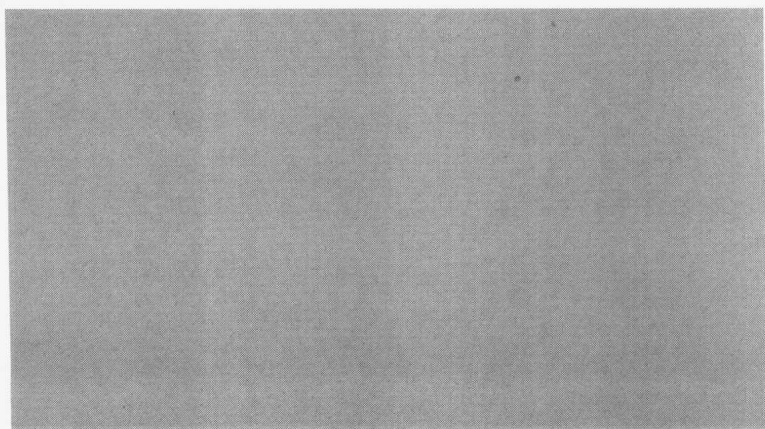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冷冰川访谈录

未曾消失的险途 247

——巫新华访谈录

在历史线索中确定城市的定位

——张开济访谈录





张开济居住的塔楼毫无特色，与他的建筑大师身份形成鲜明的反差。房间四壁摆放着他多年来搜集的古代木雕，这些古老时间的遗物记录着先人在建筑细节上的精致与执著。古色古香的气氛令老人停留在从前的时光中。

九十一岁的张开济老人在与我谈话的时候，听力和思维都十分敏锐，开玩笑时像个鬼气的孩子。对当今建筑界的新鲜事物，比如 townhouse 什么的，他都门儿清，没什么蒙得了他。

对张开济的履历，不必做过多的介绍，看看他的设计作品就可以了——天安门观礼台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、钓鱼台国宾馆、友谊宾馆、北京天文馆、三里河“四部一会”等。当然，大多数人只注意建筑而不注意建筑师，在人们心里，建筑往往比建筑师更重要。

我也是“海归派”

祝勇：前几天从晚报上看了您过九十大寿的报道。

张开济：我今年九十一了，老掉牙了。

祝：您的牙还挺结实的。（笑）

张：不行不行，还是你们厉害，你们正赶上好时候。

祝：（指着墙上一张照片）这张照片厉害，都是当今的著名老爷子——黄永玉、朱家溍、杨振宁、丁聪，还有您。

张：（惊讶）你怎么都认识？

祝：这不怪我，他们是大明星，我是追星族。

张：他们都是大人物。

祝：您也是大人物。

张：我不大。

祝：您大。

张：我年纪大。

祝：您很注意养生吗？

张：我比较注意享受。我老伴说我糊涂，记性不好；我说我是老年痴呆症；她说我是弱智；我说不是弱智，是大智若愚。我的脑筋主要用在两个方面：认真工作、好好享受。干活要好好干，日子要好好过，要善待自己，理直气壮地享受。工

作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过得好一点，比如建筑师就是让人住得舒适一些，工作本身就是为生活目的服务的。不要整天皱眉头、做检讨，该玩玩该乐乐，生活和工作是相辅相成的，不是矛盾的。

祝：您的这套理论在五六十年代可行不通，那个时候讲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。

张：吃苦是没办法，吃苦的目的还是为了创造好生活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叫“提高生活质量”。中国古人对生活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，任何一个细节都不敷衍，这一点能够从古代建筑——不说宫廷建筑，就说老百姓的民居中体现出来。

祝：这张照片是在永玉先生的“万荷堂”拍的。在通州。

张：对。永玉对我说，你是建筑师，来看看我自己造的房子。

祝：我什么时候想到您的二公子张永和先生的“非常建筑工作室”去看一下。他给潘石屹造的“山语间”很有风格。听说他还在怀柔搞了一个“世界建筑师走廊”，叫“长城脚下的公社”。

张：你可以去看看。不过他现在不在国内。美国一家大学的建筑学院由他主持，然后还要去欧洲参加一个展览。然后回国。北大成立了一个建筑研究所，也是他挂帅。

祝：我注意到张永和的设计融和了许多乡土的元素，比如夯土墙、竹墙的运用，他是将现代意识和民间传统意识巧妙融和在一起了。

张：土洋结合。

祝：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建筑设计师，能观照传统的因素、乡土民间的因素，十分令人惊喜。

张：如果说我对他有什么帮助的话，最大的帮助就是叫他回来。美国的建筑师多、建筑事务所多，项目少，而目前中国正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，项目多，设计师少，尤其是优秀的建筑设计师更少，回来大有用武之地。我说他是“海归派”，我也是“海归派”。

祝：如果我没有记错您没有在国外搞过建筑。

张：我是从上海归来，这么个“海归派”。

祝：您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，在上海搞过建筑师事务所。

张：在南京、上海都搞过。我一九三五年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，那时正是战乱时期，建筑系毕业就意味着失业。我在

南京、上海的建筑师事务所搞过一段时间，很艰难。炮火连天的，谁还造房子？只有达官贵人可能造一些房子。我给陈立夫、陈果夫设计过房子。

祝：“文革”中没有揪您给国民党反动派设计房子？

张：我只是建筑师，又没有参加 CC 派。

祝：抗战结束后，您曾想过出国。

张：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有三个选择，一是去北京，二是去台湾，三是去美国。思之再三，我选择了去北京。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爱国才留下来的，这个我得说实话，我是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。我想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，正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时候，建筑师大有用场，既可以施展才华，又能赚钱。我是想赚够了钱再去美国。谁曾想第二年，朝鲜战争打起来了，美国去不了了。

祝：美国人帮了您大忙。

张：一个人的成长，实在是才能和机遇结合的产物。我和贝聿铭见面的时候，贝聿铭叫我“大哥”，我说我岁数比你大，成就可并不大。中国的建筑师，特别是国内的建筑师，我相信有才华的人是有的，甚至有些人不逊于贝聿铭，但是一辈

子窝在这个小圈子里，成不了大气候。

祝：在现代中国，您算是第一代设计家了吧。

张：说第一代第二代都可以。梁思成是第一代，但他更主要是个学者，主要从事建筑史研究，留下的建筑作品很少。能够留下作品的建筑师，大概是从我这一代开始。

祝：中国有建筑师这个明确概念，大概也始于新中国开国时期。

张：中国历史上没有建筑师这个概念。人们家里挂张画，可以说这个画是哪位大家画的，感到很神气，却从来没谁说过这房子是谁设计的。

祝：甚至像故宫、颐和园这样的皇家建筑和园林，想了解其设计者的情况都非轻而易举。我知道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者是您，要了解天安门设计者的资料就难了。我查到天安门的设计者是蒯祥。

张：中国建筑师在历史上没有地位，不是归在艺术家一列，而是归在工匠一列，最多算是个能工巧匠。中国就是这个传统，与西方大不一样。在西方，ART 分为五类：建筑、雕塑、音乐、绘画、电影。电影排在最后，因为它诞生年代最

晚。建筑排在第一，因为它最重要。人可以不听音乐，不看绘画，却不能不住房子。

祝：建筑师被赋予艺术家的地位是从您这一代开始的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建筑师的概念还有些混乱，建筑设计还更多地被归于工程技术一类，主要是理工科考生中招生，而对建筑本身的人文性质和美学性质认识不够。陈志华教授说，他在清华讲建筑史、建筑美学这些课程，连建筑系学生都不感兴趣，这种情况，听起来就有点吓人了。

张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。美学修养是慢功夫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急着挣钱。建筑既要讲实用又要讲美观，片面强调哪一面都不对。

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

祝：刚才说到，张永和的设计尽管现代性很强，但他吸收了许多古典的和民间的元素。您在设计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时候，设计了一个空廊，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，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，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。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，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，十分美妙。这一奇思，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？

张：设计这个空廊，说起来还是迫不得已。在天安门广场

出整体方案的时候，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 17 万平米，而我这边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 7 万平米，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，只是个小弟弟，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，怎么办，我就来了这么一手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看起来还挺好，算是因祸得福吧。

祝：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，曾经对您的方柱提出意见，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，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，不对称，希望您加粗方柱，您坚持己见，说服了周恩来。

张：对。总理很重视专家的意见，绝不越俎代庖，不像现

■张开济设计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（现已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）。鄂力摄。

